

=====

被入侵讓魑嚴重自殘，導致快要能出院又被迫多躺了些時日，他的主治醫師儘管外表看起來像街頭混混，但在醫院多走動就能發現尤其老年人特別愛送水果點心給他。

相比音賽希爾那種只要是人類基本都會喜歡上他的神子特性，這位醫師就親切平凡多了。還有對病人很嚴格這點，音賽希爾多半都會稍微放點水，但這位不同，說了做到，半小時就是半小時，一秒都不多。

「你一定會被丟石頭唄。」這天，魑在外頭長椅不小心打瞌睡，主治醫師發現他體力不繼就直接無視抱怨強行扛回病房，「你現在連拿個杯子喝茶都有問題，還想丟啊。」一臉輕鬆把人丟回床上，接著坐在床邊滑手機。

「在看些甚麼唄？」既然被醫師盯著就不能為所欲為，只好乖巧跟著看對方在滑些甚麼內容，「性侵案。」醫師平淡回應，順便把螢幕轉個角度讓兩人都能看見，「我看看唄……不只性侵還有隨機殺人，外頭現在這麼不平靜？」

「小事情多了，人心就會開始浮動。」話才剛說完就收到緊急來電，只見醫師拿著電話邊講邊跑出去。

待外頭無聲，魑看了看腳上的傷勢，已經幾乎癒合了，只是還有點痛，悄悄下床從門縫偷看確認醫師跑遠才又偷溜出去。

他打電話給某隻狐狸，又打電話給某隻羊，最後打給某隻兔子還有某條龍，他講了很多話，直到喉嚨有些發疼才停止。

他從頂樓往下看，那些細碎的低語在耳邊又張狂起來，自從有記憶以來不可名狀就沒打算放過他，到底是本家的血債還是外來已經分不清楚了，只知道自己的體質十分容易引來那些東西。

巫師朋友曾明說他身上有某種微弱的力量在保護，但當他近一步追問卻只得到微笑。

最初他還不明所以，但直到最近那股力量是甚麼心裡大概有底，他的雙親可是最強的戴環者。

「不會稱你們的意，就安靜點唄。」他做出揮趕蟲子的舉動，低語也隨著時間緩慢消失。等他回到病房才發現吟柳已經在房內等他了，他笑嘻嘻抱上去順便盡情撒嬌一番。

等身體康復再繼續償還唄，現在先好好享受，或許不久的將來就沒辦法自由活動了唄。